

杨里昂



燕泥

YANNI

袖珍诗丛·潇湘诗辑

6
227
629

燕泥

杨里昂著

责任编辑：弘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1.5 印数：1—2,850

书号：10456·30 定价：0.43元

湘艺：85—2

目 录

阳台	1
祖国	2
七月	3
我的心——不设防的城	5
迎战友	7
呵，小镇	9
泰山三题	11
崂山	13
青岛情思	15
兗州印象	16
太湖平原	17
西湖三首	18
落果	20
竹	21
红郁金香	22
蜜蜂与蝴蝶	23
白杨与水柳	24
秋蝉	26
记忆	28
望星空(八首)	30
湖堤颂	33

住宅建设者	37
湘绣女	38
地质勘探队员	39
湘水船工	41
乡邮员小伙	42
山村春雨	43
乡村酒店	45
赶集归来	47
石桌	48
石乡行	50
造林剪影	51
幼儿班门前	53
秧歌	54
深山人家	55
珍珠与钻石	57

阳台

一座小巧别致的阳台，
飞起在高楼的窗外。
它的面积是这样狭窄，
却给生活带来缤纷的色彩：

春之晨，花露撒播幽芬，
夏之昏，熏风飘来爽快，
秋之夜，明月伴我沉思，
冬之午，阳光将我抚爱。

呵，茫茫宇宙无际无涯，
我却只拥有这小小一块。
从这狭小的阳台之上，
我将拙劣的诗篇献给世界——

愿它象朝露滋润春芽，
象清风为人将郁闷排解，
象明月照亮迷惘的灵魂，
象阳光把热力输进每片心海！

1981年

祖 国

你是大海之滨参天的古木，
我是小鸟栖息在你的枝柯。
飓风多少回希图将你拔倒，
也几乎从枝头掀落我的草窠。
然而，我一次次将你拥抱更紧，
因为我们的命运如此不可分割。

你是奔腾不息的浩浩江河，
我是纤夫匍匐在你的堤坡。
你的历程是如此迂回曲折，
我也因之饱经了人世颠簸。
可我的信念依然这般虔诚——
循着你的长堤准能把大海寻着。

你是无际无涯的莽莽川原，
我是蚯蚓在你土壤中蜷缩。
我以微弱的膂力默默耕耘，
为了补偿你与生俱来的瘠薄。
我死了，尸体化作团粒几坯，
但愿你呀因此增添一点儿肥沃！

1981年

七月

从奴隶的血泊之中走来，
在炽热的马丁炉旁锻冶，
井冈山的红米饭将你哺育，
共和国的大印映着你的光辉。

呵，喷火流金的七月呀，
革命赋予你最鲜艳的光泽。
我爱你朱红，我爱你赤紫，
然而，难道它就是你全部颜色？

不。

当旱日里水库闸门打开，
当油漆刷上崭新的住宅，
当久废的果林又抽出新芽，
当幼儿捧起充实的奶杯，

我分明看见你呀——
泻着碧绿，
泛着银灰，
溢着鹅黄，
流着乳白……

给贫瘠的大地缀上五彩斑斓，
七月，你是人间一切美的总汇！

1981年

我的心——不设防的城

我的心——不设防的城，
袒露着，向着原野，向着天空。
它没有铁蒺藜编织的栅栏，
也没有蘑菇般伫立的岗亭。
我幸福，坦荡的心中贮满信赖，
象白帆，鼓满了和顺的风！

谁知，诽谤的排炮突然鸣响，
谎言从暗隅投来燃烧瓶。
慌乱中，哪里有避弹的掩体，
甚至找不到一支灭火的唧筒！
坍塌了，我的天真的王国，
破碎了，我的不设防的城！

瓦砾中当发觉脉搏仍在跳动，
我乃思索：筹计劫后的余生。
我从商场购回一件黑色大氅，
象甲虫，紧紧裹住柔弱的躯身。
以此作为心之城垣，与世隔绝，
仅透过狭小的衣扣眼窥测人生……

终于结束了，多么长久的郁闷！

我的襟前重又吹来温热的风。
那是祖国母亲永不枯涸的爱，
谁的心上冰垣能不为之消融？
呵，我愿同志的赤诚人间常驻，
从此每颗心都是永不设防的城！

1981年

迎战友

穿过阳光耀眼的大街，
我去迎接一位久违的战友。
不是在人声鼎沸的车站，
不是在万头攒动的码头。
而是在一个冷僻的所在，
城市尽头监狱的门口！

呵，战士——囚徒，
两者连在一起怎么能够？！
莫非是弄错了朝代，
不！就在过去不远的年头；
也许是发生在异国，
不！就在生我养我的国度。

他有罪，只因为——
曾把真正的罪人诅咒；
他犯法，只因为——
将枉法者的阴私揭露；
罪证就是一双正视现实的眼，
和一张不愿违背良心的舌头。

其实说起来稀罕又不稀罕，

那年月莽莽神州谁能自由?
监狱不过是整个国家的浓缩，
百姓几乎全都成了囚徒——
有口不能言，不啻喉管被割断，
有目不能视，何异对高墙四堵！

如今冤狱的大门终于打开，
真正的战士重又获得自由
抖掉身上尘埃他将重上征途，
抖不掉的是民族的奇耻大辱；
肉体的伤痕将随着时间愈合，
历史的创痛却该世代记心头！

穿过阳光耀眼的大街，
我去迎接一位久违的战友。
我没有准备鲜花与祝辞，
只有一个虔诚的心愿在胸口：
但愿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
在错误的时间地点把战友迎候！

1978年

呵，小镇……

呵，小镇，儿时我就熟悉了你：
那街沿的灯笼，庙坪的社戏，
屋柱插入河心的吊脚楼，
铁匠铺的锤声与煤烟的气息……

你曾长久地温存着我的梦境呀，
当被逐他乡，饱尝异域的孤寂。
岁月蹉跎不曾失却生活之爱，
也因心中贮着你的风采情致！

然而，当乡亲捎来你的消息：
临河的戏台已夷作了菜畦，
喧腾的集市再也寻不到痕迹，
远方游子几乎失去回乡的勇气。

呵，小镇，如今我又来到你身边，
耳鼓里灌满了乡音亲切的韵律，
濛濛细雨中侧身于拥挤的人群，
你可猜到你的儿子有多惬意？

久闭的店门与心扉一同敞开，
饱经灾难的招牌重又刷上油漆；

听不到了那土喇叭烦人的聒噪，
叫卖声唤醒多少沉睡的记忆。

又尝到了，令人流涎的甜酒汤团，
只是当年的陶碗已换成了搪瓷；
随着沙糖在碗中溶化，小镇，
我的心也融进你中兴的胜境里！

1981年

泰山三题

岱顶探海石

说什么“山凌绝顶”“造极登峰”，
道什么“九天漫步”“超然凌虚”。
难道这儿真是地壳隆起的极限，
泰山永远停止了向上的脚步？

不！对于满身谀词它不屑置顾，
泰山的眼睛常注海阔天高处。
向着浩渺太空，触角继续延伸，
探海石，便是它勇敢探索的证据！

五大夫松

史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登泰山，遇暴雨，避于大松树下，封松树为“五大夫”。原树已被山洪冲毁，现存者为清人补植。

只因你曾保护了一位暴君，
于是便获得了特殊的恩宠。
从此离开群树，石栏围护，
俨然林中贵族，好不威风！

唉，二千年的丑剧早该结束，
你却依旧怡然自得毫无羞容。
听对松山前万壑松涛滚滚，
你没感到脚下将再暴发山洪？

泰山挑夫

迈出一步，撒一把汗珠，
登上一级，喘一阵粗气。
沿着这千古不易的崎岖石径，
我的民族翻越了多少世纪的山脊？

我敬佩你的意志与膂力，兄弟！
可起飞的时代怎容这蹒跚步履？
听山后车声隆隆索道正横空，
我庆幸，新的道路终于开辟！

1979年

崂山

前面是无边的大海，
峰下有清冽的山泉，
泉水清澈得照见人影，
大海却竟日浪涌波翻。

道士渴慕崂山泉水，
把居室筑在它的旁边。
然而他厌弃海的嬉闹，
成天将门户紧关。

虽然生活在大海岸边，
却终生与大海无缘。
道士啜饮清泉终于老死，
留下山下乱石一滩……

渔民们热爱崂山清泉，
百倍胜过道士的情感。
他们同样热爱大海，
——爱它的腾跃喧阗。

他们用瓦罐贮着泉水，
终年在波涛间斗险历艰。